

March 13 2026 | Ming Pao

Tobias Berger的藝術實驗室 遠離審查壓力 允許冒險與失敗原文網址

By Wang Zimeng



<https://ol.mingpao.com/ldy/cultureleisure/culture/20260313/1773335961128/tobias-berger>

13/03/2026, 15:05

Tobias Berger的藝術實驗室 遠離審查壓力 允許冒險與失敗 - 20260313 - CULTURE & LEISURE - 明報 Our Lifestyle

明 Our Lifestyle



娛樂

副刊

HOTPICK

CULTURE & LEISURE / CULTURE

PAST ARTICLES

Tobias Berger的藝術實驗室 遠離審查壓力 允許冒險與失敗

Tobias Berger的藝術實驗室 遠離審查壓力 允許冒險與失敗

文章日期：2026年03月13日



來自德國的策展人Tobias Berger在香港工作生活20年，他於黃竹坑開設的新藝術空間GOLD（圖）將於本月開幕。（曾憲來攝）



【明報專訊】對於藝術家而言，香港的藝術空間夠不夠？聽到問題，投身香港藝壇20餘年，曾任職Para Site、M+、大館的策展人Tobias Berger笑了出來。「這就像問一個商人錢賺得夠不夠、問一個人快樂夠不夠——不夠，永遠都不會夠。」笑畢，他又正色，說起各個大學藝術學院的規模縮減，說起近年藝術機構少了資助，多了審查。

「我想再次強調，藝術空間永遠都不夠……承認這一點並找到應對策略很重要。」於是，黃竹坑道42號地下，一個叫做GOLD的新藝術空間誕生。

【深掘藝術空間系列之二】

Tobias曾在香港3個不同類型的藝術空間工作——2005至2008年，他在藝術家主導的Para Site藝術空間當行政總監；2010至2015年，擔任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運營的M+視覺文化博物館視覺藝術策展人；2015年離開M+，去到由賽馬會與政府合作運營的大館當代美術館擔任藝術總管，2022年轉任顧問，直至2024年。

「這20年，香港的藝術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」望着窗外城市風景，Tobias開始回想，「20年前，我剛到香港時，這裏沒有國際級藝術空間，也沒有任何在國際層面上具有競爭力的藝術空間」。那時，由一幫本地藝術家組建、被稱作「香港歷史最悠久、最活躍的當代視覺藝術展覽及研究機構」Para Site藝術空間，還在上環的小小地舖中，成立尚未夠10年。「說實話，Para Site當時並不算好，有些混亂。」Tobias說，「而我的任務，便是將它從一個由策展人、藝術家運營的空間，轉變為一個由策展人主導的機構」。

見證香港藝壇20年發展

20年過去，Para Site依然活躍，正籌劃成立30周年慶祝項目；M+已是亞洲視覺文化的坐標，大館也成了古蹟與當代藝術共生的典範，「他們都成為了香港藝術生態系統中非常成熟、非常重要的機構」，Tobias感歎道。香港也從國際藝術的邊緣城市，一躍成為「擁有五大畫廊（高古軒、豪瑟沃斯、卓納、佩斯、白立方）與Art Basel」的當代藝術匯集地，「我敢說，香港是亞洲當代文化最重要的樞紐地」。

2010年，Tobias加入仍在籌備階段的M+，「我愛M+，我不會說M+的任何壞話」。Tobias形容，「M+基本上設立了一種共識，樹立了典範」，用公帑建立的文化機構，必須達到國際級水準，必須面向公眾，必須接受公眾審視。他對此沒有異議：「永遠不應該由一個人來經營一間博物館，尤其是因為那是政府資金——歸根結柢，那是市民的钱」。

但他也坦言，這種「典範」為M+發展帶來不少限制，「機構愈大，資金愈多，尤其是涉及政府資金時，受到的審查就愈多，就會有更多人影響你什麼是好的、什麼是不好的」。這種集體決策的模式確保了問責，卻也可能稀釋策展的

銳利度。在Tobias眼中，渴望「保持完美」，使得M+無法承擔失敗風險，「他們做得很好，但是小心翼翼，害怕失敗」。例如，「M+也做酷兒展覽，但他們展覽的方式，是相當傳統的當代藝術展」，令他十分遺憾。

使用公共資源 M+大館的局限

Tobias在M+工作至2015年，在博物館落成前離開並加入大館。這裏曾是警署、監獄和法院，如今活化成為古蹟與藝術中心。Tobias說，在大館成立之前，「香港並沒有一個像樣的當代藝術場所」。他認為大館與M+相似，作為公眾機構，它必須平衡各方期待——政府、賽馬會、藝術界、遊客……「追求完美」同樣也是大館面臨的壓力。同時，Tobias對大館與M+面臨的藝術審查心存憂慮，「我們看到政府資金正在縮減，也看到這些機構面臨更大的政治壓力……畢竟，它們由政府主導」。

3種機構，3種生態，一套正在收縮的系統，「我們失去了很多，很多優秀的藝術家離開了香港……藝術學院也正在減少」。與此同時，香港的藝術基建仍在增長。「我們看到Art Basel來到香港——某種程度上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衡量指標；我們看到許多基礎設施仍在增長；我們看到M+、畫廊的參觀人數仍在增長；我們看到很多新一代的藝術家出現。」一種矛盾的、既收縮又擴張的局面正在發生。

是不是該有一個新的藝術空間——獨立運營，不必背負審查壓力；不做畫廊，不必全從商業角度挑選藝術家與作品；場地功能豐富，可以聚焦視覺藝術，也可以擴展至更多場域。「我們迫切需要在香港藝術空間現有的基礎上做出一些添加。我們需要更開放、更靈活、反應更快的空間」，於是，他創辦出全新藝術空間GOLD。

黃竹坑媲美北京798

Tobias說，GOLD的定位是藝術沙龍（art salon），與他曾任職的機構都不同——Para Site專注視覺藝術，M+是規模宏大的視覺文化博物館，大館結合古蹟與當代藝術，GOLD則像一個「研究與開發部門」，容許更高度的實驗與跨界，「我們可以帶有商業元素——畢竟，支持年輕藝術家最好的方式之一，就是賣出他們的作品，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生活」。但GOLD不是畫廊，不代理藝術家，也不參加藝博會，「我們可以與品牌合作，可以銷售作品，可以容許失敗」，「這是一個實驗室，可以不完美，可以冒險」。

那麼，GOLD為何選址藝術空間林立的黃竹坑？Tobias的眼睛亮了起來，「黃竹坑是目前最迷人的藝術之地，我甚至敢說是亞洲最迷人的」。他細數原因：「在這裏，我們有大約20至25間畫廊、非營利空間、政府空間等。我們有ADC，有Blindspot，都在5到10分鐘的步行範圍內。或者如果你搭南港島線，只要5分鐘」。他強調這種集中很獨特：「除了北京798藝術區，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有這樣高質量的當代藝術畫廊集中地。」

黃竹坑的獨特之處不僅在於集中，更在於它的規模。「這裏有數千個工廈單位」，Tobias說，「因此它不會像紐約Chelsea區那樣迅速仕紳化，在未來5年、10年、15年內都不會改變」。這意味着作為藝術區，黃竹坑將保持開放，容納新來者。「我們知道其他香港和國際的機構也在考慮進入黃竹坑，這裏有很多事情正在發生。」

GOLD所在的地舖，前身是銀行，後來變成「每天都有內地遊客排隊」的珠寶店，再後來賣給餐廳，又空置許多年。Tobias一眼看中地舖的建築特點，「它有樓底高度，有臨街入口，這兩點在香港藝術空間中相當罕見」。他不止想做一個「漂亮的白立方畫廊」，走近細看，GOLD牆上有吸音海綿，還藏了十多個揚聲器；牆身做了隔音，還有一套專業DJ系統，「我們不只為視覺藝術做好準備，也為表演、音樂會打造了這個靈活多變的空間」。Tobias笑說，他們甚至花費不少工夫，為GOLD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，「我們可能是第一個擁有牌照的藝術空間」。

首展CERTAINLY 回應藝術「不確定性」

Tobias感歎，藝術空間的迷人之處在於不確定性。這種不確定性，被他放入GOLD的首個展覽CERTAINLY（3月20日至5月3日）中。展覽靈感來自藝術家La Monte Young的1960年作品Composition 1960 #10，指令只有一句：「畫一條直線，然後沿着它走。」Tobias說，這看似簡單，實則複雜——線條會搖擺、會偏離，這正是對創造、決策與不可預測之力的隱喻。

展覽匯聚了白雙全、Santiago Sierra、大竹伸朗等藝術家，從不同角度回應「不確定性」。Tobias着重介紹墨西哥藝術家Santiago Sierra的1999年作品250cm Line Tattooed on Six Remunerated People，影片記錄了6名失業者為換取金錢，背上被紋上一條直線。Tobias曾在不同國家展出此作，每次反響都截然不同：在德國，紋身是美麗的裝飾；在新西蘭，紋身中見到毛利文化的神聖；在韓國，在多年前紋身甚至是違法，「藝術家創作時批判全球化與勞動

議題，但無法預見作品會被如何解讀。這就是藝術的力量」。至於香港——「在香港，我身邊年輕朋友八成有紋身」。Tobias轉頭提問：「你有紋身嗎？」記者與一旁的工作人員都笑着點頭。「對吧？藝術空間就像紋身，你會覺得你的紋身足夠多了嗎？當然永遠不會！」

文：王梓萌

設計：黎曉蓉

編輯：黃振宇

電郵：friday@mingpao.com

[開眼 焦點]

副刊 RELATED

漫畫·藝文士多 #013 (2026-03-13)

相關字詞：[開眼 焦點](#) [Culture](#) [每日明報-副刊](#)

MORE



工廠與工廠之間



巫鴻：爬過跋涉過 方得石窟美 編撰入門書 盼引路遊歷



【墨爾本】以靜制動、破舊立新



【鹿特丹】漢木蘭之死
